



甘乃光先生講演

農民運動初步

中山大學政治訓育叢書之三

上海三民書店發行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
孫中山

甘乃光先生講演

農民運動初步

民國十七年一月三版

定價大洋八分

(全一冊)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三民書店發行

中山大學政治訓

育叢書第三種

潘慶濤記

農民運動初步

甘乃光講
潘慶濤記

上篇

——中大政治訓育演講——

今天所講的「是農民運動」這個題目，可分作兩部份講：第一是爲甚麼要做農民運動？第二是怎樣去做農民運動？

現在先講爲甚麼要做農民運動。

一．農民的分析

我們在農村裏做運動，分析起來。不外兩種：（一）地主運動；（二）農民運動。地主即是紳士，因此，地主運動，簡直是紳士運動！農民和地主是立於反對地位的，那麼，農民運動的本身就是起來反抗地主的。

中國農民在全國人口統計中，佔了百分之八十，我們爲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所以要做農民運動。

我們做農民運動，先要明白我們運動的對象；——即甚麼是農民——如果這點也不明白，那麼我們的工作不但沒有成績，而且很容易走入反動方面。現在先把我們運動的對象——農民兩字解釋一下：

有很多人把農民分作三種：即是富農，中農，貧農，這種分法，是很不清楚的。別的不說，單就中農這一種來講，究竟在甚麼範圍之內的，才是中農？這個問題，便很難解決；因知這種沒有確定標準的分法，是不對的。我們另外用較完善的方法來分析他，我們運動的對象可得下面六種：

(一)自耕農 這種農民，是自己耕自己的田地的。農民協會章程裏的明白規定：有田一百畝以下的才算是自耕農，一百畝以上的便不算，因為這種人，已可說是普通的小資產階級，是很容易傾向於資產階級的地主方面的。

(二)半自耕農 這種農民，是自己已有一部份的土地，另外還耕他人家的一部分，或是把自己的田地給一部份過人家耕，這

種農民，他的土地少，利害很容易和普通的農民相同。

(三) 佃農 這種農民，批人家的來耕種的，有時也另請人幫忙的，這種就是佃農。

(四) 僱農 這種農民，是既沒有田地，也不能批人家——沒人信任——的田，只是被人請去作耕田的工作，這種人是農民的中堅。

(五) 農村裏的手工業者 這是在農村裏靠手工業來維持生活的，他們經濟上的利害，是和農民的一樣，農民運動裏，必要包含這種人。

(六) 農村中體力勞動者 這是在農村裏靠體力勞動來維持生活的。經濟上的利害，也和農民一樣，農民運動裏也要包含這種人。

上面六種，就是農民運動的對象，我做農民運動的人是應該注意的，其餘如地主，和教師，醫生，牧師等自由職業者，都不能包括在

內，因為他們的經濟上的利害，不能和農民一樣。

二．農民協會的性質

農民協會是在可能的範圍裏，把幾種生活情況大略相同的農民，組織起來。這個組織在現在中國政治經濟落後，級階分化還不很明顯的時候，是許可的。在俄國和日本便不能了，在他們的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達到農村裏去，階級分得很清楚，中國現在還未達到這個地步，所以這種組織暫時還可存在，若是國民革命成功，政治經濟發達，階級分化得很清楚的時候，便不能再有這種組織存在了。

三．農民運動的發生和需要

我在前次演講，「國民黨史」的開端，解釋中國歷史的意義時，已經說過：「中國歷史完全是一本農民暴動史」。中國的農民問題，可以說是四千年來都沒有解決；他們所受的痛苦，是最深的；但是他們在全國人口的成分也最多，勢力為最洪厚，所以每一朝代想推翻前朝的，都要「得民心」才能夠成功，所謂得「民心」，就是要得農民的心。既

得農民的心，農民便起來幫助他，擁護他，所以必能成功，在農民的心裏，以爲他們的痛苦是要「真命天子」出來才能夠解除的，所以時時存着迷信的心理，在某方有稍爲奇異的星出現，他們便以爲某方有一「真命天子」出，便一致起來扶助，漢高祖，他本來是一個農民出身，所以很知到他們心理和痛苦，時常想免掉他，在斬白蛇起義以後，都得到農民的幫助，所以才能夠成功，但是這種「民心」是沒有組織的，及至他們所謂「真命天子」「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後，便離開了農民，第二世因爲「天下無事」的緣故，對於農民的租稅，在表面上還能夠減輕，不過已經不是代表農民了，後來愈弄愈壞，農民因爲沒有組織，所以沒有力量來反抗，到忍無可忍的時候，又自然的起來扶助另外一個「真命天子」推翻前朝的惡勢力，國內又得短期間的太平，輾轉循環，便成了「一治一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種循環的公例，中國四千年來都受這種公例的支配，所以在政治上總沒有進步。

在從前的閉關時代，亂也是亂中國，治也是治中國；至元人倒宋

，清人滅明時，我們的民族幾乎淪亡，但因為他們還在「漁牧時代」我們已經進到「農業和手工業時代」，究竟我們的文化，還高他們一個時期，所以終久被我們同化了去，還不要緊，但到了現在，這種「一治一亂」的形式，便轉換了，歐洲工業革命以後，資本主義發達，便形成了帝國主義，他自從用經濟侵略中國以後，中國便不能「一治一亂」了，即使能夠，也成為印度的「一治一亂」，而不是從前中國的「一治一亂」了，因謂他們是「工業時代」，我們還是「農業和手工業時代」，我們的文化，當然敵不住他；民族生存問題，便到了我們頭上了，我們中國會變作印度的後身了。

一八五〇年的太平天國運動，是以農民為基本的。這時的農民，雖已覺悟，但他們的口號祇是「反清」。到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是受農民支配的，這時雖感覺到帝國主義的痛苦，有了「滅洋」的口號，但因為刺激不深，而且組織散漫，終被滿清利用了去！但是鴉片戰爭到現在，農民的情形便大變更：農業崩壞，經濟破潰，農民生活便搖動

起來。這種現象是因爲（一）帝國主義侵略到中國來，經過屢次打仗的失敗、賠款很多，這種賠款，都是收取在農民身上；（二）外國生產品頻頻輸入來，吸取金錢；

中國農產品以茶和絲爲最大宗，自從英國的印度紅茶出產以後，中國茶葉的銷路便大減；絲自日本和法國改良以後，又加上美國的人造絲，因此絲業也大受打擊，還有一層；外國的商品從前是直接在本國運來的，現在便不同了。不但在中國開設工廠，收買中國賤價的勞力製造，而且還收買賤價的原料，略加修飾，便作商品在內地銷售。——白糖車糖就是最好的例——所以農村裏的經濟，便不能不破壞，這是受外來經濟上的影響。

其次：中國數十年來，戰爭太多，政府又沒有保護，農民便不能從事多量的生產。比方廣東的米，從前是足供全省民食的，後來因爲戰爭太多，路途不靖，土匪猖獗，軍閥縱橫，以至民不聊生，誰還敢種禾！即使種了禾，又沒有官吏保護，還時時預征錢糧，和附加稅公

債票等事，故廣東的米，便要靠安南，暹羅等地運來。

第三，物價增高達一倍多，而所增高的只是工業品，農產品並沒有增加，市面加價，農村裏不能加價，所以農民拿農產品來換工業品，便換得少了，生活上便很感困難。

第四，金融不能流通，農民借錢所納的利息，自然要增高，農民的生活，便更形痛苦！

以上這四點都是直接和間接受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軍閥的影響，農民在這幾重壓迫之下，便不能不起來革命，但是革命的力量是要有組織的，所以我們便要起來作農民運動，從經濟條件上證明農民運動的需要，

第二政治條件：中國自秦以前，爲貴族政治，秦以後，爲紳士政治，這種政治組織，可以下圖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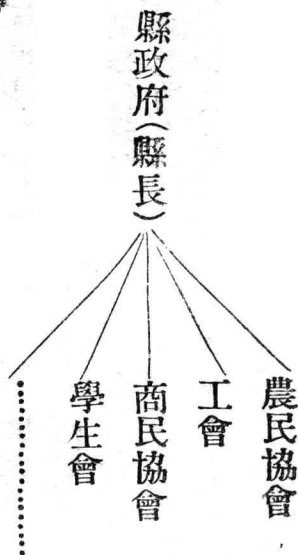


在這種組織之下，政府和人民的接頭，是要拿紳士作媒介的。此方徵收錢糧，在農村裏必定要找着紳士才有辦法，因為紳士在農村裏很有體面和勢力，他一與人民商量，便馬上可以成功的。這種政府和人民之間「上不到天下不到地」的中間人，是紳士有這種紳士才使政府和人民發生作用，所以上層政府，無論怎樣改良，獨裁制也好，委員制也好；但是下層的中間階級，——紳士，仍沒有變更，所以幾千年來的政治，總是紳士政治的擴大，這種階級不廢除，而我們日日叫改良憲法，是依然不能把政治弄好的。

從前我記得有一個北大畢業生！他是一個國民黨員——對我說，他是對於山西地方自治是很有研究的。我問他改良的意見，他說：在縣的底下再分出甚麼區，和設甚麼村長什長等等，這種方法，簡直是維持舊有的封建制度，把紳士政治的組織再弄嚴密一點，若是中國照他的計劃行去，便糟糕了！在這種組織之下，便沒有農民運動。

我在政治會議的時候，說紳士不好，有些人說：紳士既不好，我

們便立刻下令去取消他，不許官吏與他接頭！這種辦法，是做不通的，因為人民一日沒有組織，這種中間階級的效用依然存在。我現在舉一個例來證明：從前有一個某縣長，將近接事時，民政廳的人對他說：那個是土豪，那個是劣紳；你不要和他接頭，他也立定主張，永遠不見他們，接事後，這些人來求見，他都一致拒絕！後來財政部下令徵收錢糧，要他征收五千塊，不然便立刻撤差！他既不能和民衆接頭，中間人又都是民政廳所舉出的土豪劣紳；弄得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後來他想民政廳的話，未必全對罷，即使對也不過是一種理想，高妙而不能實行的！後來終於和紳士接頭，這五千塊才有着落，這個例，一方面可以證明紳士在農村裏勢力的偉大：一方面沒有民衆所組織的團體，是永遠不能廢除中間階級的！若是農村裏的人民團體組織好了，縣長有事可以直接和人民商量，便不致為紳士操縱，中間階級的效用既失，紳士便自然消滅了，農村裏的組織如下圖：



有了這種組織，縣長有事可以直接和農，工，商，學，各種民衆團體商量，這種才是辦法，才是真民主的政治，要把這種政治弄好，除了農民運動外簡直沒有辦法！那麼，可以看出農民運動的重要了。

在這裏我要附帶說明一句：鄉間裏的糾紛，是農民和紳士利害衝突的緣故。他們的武力；農民有農民自衛軍，紳士有民團；並不是說人民團的個個都是紳士，因為這種民團是由紳士組織，聽紳士指揮的，所以便變爲紳士的勢力，舉一個例：吳佩孚的軍隊和國民革命軍的軍隊，本來是同一的軍隊，指揮者性質不同，便變成了一個革命一個

反革命了。農民和紳士的利害不同，所以時常發生衝突，反動的勢力集中在紳士的旗幟下，便成爲兩種勢力，對抗起來。反動勢力存在一日，糾紛便加多一日；永不能妥協，這是在過渡時期的政治裏所必定發生的現象。這是從政治條件上證明農民運動的需要。

第三文化方面：鄉間裏有兩種惡勢力：第一就是孔孟的勢力，中國人崇拜孔子和孟子，鄉間裏更甚！這兩個人，就是紳士政治的代表，看孔子的「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雖是他的高足弟子顏回死了，猶不肯從他家人的請求，賣車來作喪費，他說：「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徒行也！」和「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便可以知到；孟子也是這樣的，甚麼「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和「無野人莫食君子」等一類的話，也是代表紳士政治。這種思想，簡直是令宗法社會的組織更穩固，和紳士的力量更宏厚！第二便是教會勢力：牠在鄉間裏設教堂，辦學校，講聖經，和仁慈，博愛，內省——就是現在的胡適之梁漱溟這一類人，也有這種思想，胡最近在文學週報裏發表他的致徐志摩書

，內有說：「中國不强，不是帝國主義的不好，是我們自己的不好！」梁也有『要眼向內審查自己道德』的話，這種自怨自艾的態度是不對的；即使我們自己弄得怎樣好法，但是帝國主義者硬來進攻我們，也是沒有辦法！舉一個例：如中大學生，他說中國不强，是我自己的文章不好，書法不好，便鎮日去研究他的文章和書法，而不理他人和外人，這種工夫，試問有甚麼用處！——和不可得罪上帝等等，簡直是一種假面具，和灌輸迷信心理。在從前鄉間裏，迷信得已經很利害；遇着甚麼水災，旱災，不肯去求具體的方法，以為人民不好，北帝爺和城隍菩薩降罪；便去修齋念佛。他人起山地築樓房，便說他阻了自己的風水，便要打架，這類事實，已經很多，現在還加上這一種東西，必定麻醉了農民，令到農民安分就範，不能覺悟，一些革命性都沒有！而且還受着「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這一類思想的影響，紳士的印象深入腦中，永遠不能除去，這是很糟糕的！我們必定要把農民和紳士分開，一方面使紳士教育變作農民教

育，拿經濟作中心，實行產業教育；在農科大學方面，要確確實實養成一種農科的專門學者，對於農科方面，要有直接的貢獻，不要養成非驢非馬在農科畢業去做政治運動和科長等不倫不類的人才！不然，這種教育便沒有用處。上面這些事程，都要農民裏自己有組織，才可以提出要求和成效。

第四土地問題：中國的各種問題當中，最切要而急待解決的，要算土地問題了。因為這個問題不能解決，便馬上要鬧出亂子來！這個問題之所以發生的原因，就是因為近來中國人口日繁，現在的土地制度分配不平，所以不能供給多數人的耕種和糧食；那麼，一般失業者因為「食」的問題，不能解決，便流為土匪，四出搶掠，社會的秩序便變亂起來。我們要免除這種亂子，必要把土地問題完全解決。

在土地問題當中，可以分出兩部份：一是土地所有權問題；一是土地收入分配問題。要解決前一問題，必要依總理「耕者有其田，不耕者不能有」的方法；要解決後一問題，也要實行「平均地權」的計劃。

；關於這個問題，——土地問題——是要農民自己提出要求，和實行的，所以便需要農民有組織，我們便應該去做農民運動。

第六社會組織：鄉間裏現在的組織非常雜亂：在政治方面，有土豪劣紳的民團局，聯防局等，土匪的大刀會，三合會，以及各種堂口；在文化方面，有教會的禮拜堂，學校，和迷信同善社，廟堂……，等等，這種種的組織，是封建制度的餘毒，是把農民弄退步的，有害農民的，要打倒這些組織，必要農民自己起來組織一個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的農民協會來統一他。那麼，我們便應該去做農民運動。

今天所講的是說明農民運動的對象和從各方面證明農民運動的重要，下次再講怎樣去做農民運動。